

尤泣红 珀石林夕痕

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之三



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

碧梦痕

尤泣红 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[京]新登字 184 号

责任编辑:柯 彦

封面设计:肖 海

责任印制:金 文

DK100/2

碧 梦 痕

尤泓红 著

※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1 电话:8420077-2447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8 印张 145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7-81001-618-0/I·69

定价: 5.90 元

(凡中央民族学院版图书有漏印、缺页、错装者,本社负责调换)

《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
编 委

张 荃
张 荃
梁若冰

周 天
秦一夫
李 丘

弁 言

吾曩者亦尝言情矣。情切于性，如一茎草放丈六金身，一往直前。有善无不善，凡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无一不从情字做起。

无情则无文章，无文章则无天地。天地者，情之躯壳也。情者，天地之灵魂也。六合以内，无事非情，无物非情。智者率之，愚者安之，名无能名，状无能状，如游丝在空，着物即滞。付之于火，火灭而情不灭；投之于水，水涸而情不涸。

若夫过乎情，则为欲。男女之间，有误欲为情而情反失，有纵情为欲而情愈晦。古今说部，类坐此病。《西厢记》非言情之作，《石头记》庶乎近之，然亦介乎情欲之间，而不得情之正。

吾友泣红，多情种也。戊申九秋，余主《国魂报》，获与泣红订交，声应气求，相见恨晚。泣红温文尔雅，如好女子。不轻茹吐，不求利达，身世间一以情为准则。所著说部，半多写情之作。如《鸳鸯冢》之凄艳，《双昙影》之哀冷，《红蔷薇》之缜细，《真珠海》之蕴藉，要皆纸墨生香，脍炙人口。惜仅散见于报章，不得专行本以行世。

自《国魂》同人风流云散，余亦以秃笔走四方，与泣红阔别者数载。辛亥重游沪渚，访其里居，知泣红已先二年去世。

呜呼！泣红多情种也。泣红死，而泣红之情不死；泣红之情不死，而余与泣红之情，亦岂得以遽死耶！余与泣红之情不死，必谋所以传泣红之情，以慰泣红。

则《碧梦痕》一书，固泣红最得意之笔，而自写其痴情者。书凡二十五回，其字字斟酌，语语回顾，妙绪环生，天衣无缝。实为古今说部界之鲁灵光，而不仅能得乎情之正已也。

兹共和编译局将有说部之发行，乃商之泣红夫人，即以《碧梦痕》版权归诸该局，以饯同好而广流传。泣红有知，当亦首肯。

泣红姓尤氏，名彭熙，字支明，江苏吴县博士弟子，兹并及之。

后辛亥三年甲寅辜月上旬，

西湖闲闲居士海宁汪元文序于海上处庐

叙 言

泣红自述

溥博哉五大洲，富庶哉五大洲，菁英磅礴哉五大洲，气象绚烂哉五大洲！而五大洲实为一偌大之情窟！

空气无情，不能为风云；电气无情，不能成雷雨；光热无情，不能生庶物；水汽无情，不能激动植；土质无情，不能兴树艺；水陆无情，不能任矩重。大矣哉，此情美矣哉！此情万物之交感之滋育，其间莫不有媒介之情。

呜呼！地球上之生物，实以情而蕃殖。蠕者，泳者，飞者，走者，有觉者，无觉者，有形者，无形者，有色者，无色者，有魂者，无魂者，其种类不啻恒河沙数，然有能屏此情以独立者乎？无有也。

地球上之人类，实以情而交涉黄者，白者，黑者，红者，有邦国者，无邦国者，有部落者，无部落者，有社会者，无社会者，有家族者，无家族者。其种数，又不啻恒河沙数。然有能绝此情以自存者乎？无有也。

此情也，实无异于呼吸之气，交接之电，须臾不

可离之一物也。

我试言乎情，我试言乎人之情！

夫以种族之繁，孽息之薄，学派之纷，思想之杂，其情之发宣，遂各就其方针而膨胀。大同主义者，大平世之深情也；小康主义者，治乱升平世之深情也；纵乐主义者，为我之深情也；无我主义者，兼爱之深情也；解脱主义者，出世之深情也；神秘主义者，方术之深情也；厌世主义者，游心空理之深情也；平等主义者，齐物一权之深情也；放任主义者，无政府之深情也；破坏主义者，酿新基之深情也。

他如情重尊亲者，崇阶级主义；情殷祖述者，崇考证主义；情勇进取者，崇冒险主义；情恶公敌者，崇游侠主义；情在物性者，崇天演主义；情尚名理者，崇论理主义；情主法学者，崇权谋主义；情切去故者，崇革改主义。

世界种种之事业，无一不由于情。大有弥漫天地、充塞四海之钜力，细有横介立积趋填微隙之妙用。

达其所本之情以至于极，则遂独当一面，独树一帜，独成一派，以耀其荣光于地球之上。如大同派之子游、孟子，小康派之荀卿、李斯，纵乐派之杨朱，无我派之墨翟，解脱派之列子，神秘派之侯生、卢生，厌世派之巢父、许由，平等派之庄周，放任派之许行，破坏派之老聃，阶级派之子思，考证派之孔子，冒险派

之蔺相如、曹沫，游侠派之朱家、郭解，天演派之邹衍，论理派之邓析、惠施、公孙龙，权谋派之张仪、韩非，改革派之成汤、姬发。此数钜子者，皆达其所本之情以至于极，因成其一派之鼻祖，而为万世宗。若此者，可名之曰情痴。

情痴者何，情之至于极点而然也。达其所本之情以至于极，其热血之愤张，魄力之毅固，有若决江河之势，沛然莫之能御。虽绞沥其脑汁，飞洒其猩血，破裂其肢体，牺牲其躯壳，亦所不顾。务以得达其所本之情以至于极而后止。若此者，安得为之非痴，安得为之非情痴？

甚矣地球上情痴之人之伙也。痴于创立平等宗教以抗敌婆罗门之情者，印度之释迦牟尼其人也；痴于结秘密社倾伪政府之情者，意大利之玛志尼其人也；痴于开辟新土交通航路之情者，西班牙之哥伦布、英吉利之立温斯敦、葡萄牙之麦志伦其人也；痴于脱离强邻压制以建独立旗之情者，美之华盛顿、荷兰之维廉顿们其人也；痴于讲求富强兴复大帝国之情者，俄之大彼得、法之拿破仑其人也；痴于化陶世俗潜铸国民新脑之情者，意之但丁、法之福禄特尔、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也。

呜呼！此人也皆欲达其所本之情以至于极，而蹈险阻，历艰难，冒万死，捐生命，以务伸其目的者也。其情之痴，已至极点，至今日环球之人，莫不仰其用

情之宏，行情之果，为世界第一等情人，即为世界第一等痴人。

若夫闺房局促之地，诗酒谈笑之间，其所为情者，渺矣小矣；其所为情痴者，更卑矣陋矣。唾花溅香，啼痕试怨，不足以言情；相思之枕，鸳鸯之冢，不足以言情痴。折花调粉之情，私情也；悲离惜别之痴，愚痴也。虽然，我实不能忘怀于小儿女之情，我尤不能忘怀于小儿女之情痴！

理化学之发明也，化质实生于原质物理学之精析也，合点力实出于元点力。生理学之剖解也，全体之机能实主宰于自和脑线。我之谓情也亦然。文王之化，始于《关雎》。子思子曰：“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。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”《易》曰：“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”《礼》曰：“夫妇有义，而后父子有亲；父子有亲，而后君臣有正。”曾子曰：“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诚以情之大本，实在于区区小儿女之交涉之间。

小儿女相亲相爱之情，即释迦牟尼之情也；小儿女盟期密约之情，即玛志尼之情也；小儿女殷殷于交通两姓以结朱陈之情，即哥仑布、立温斯敦、麦志伦之情也；小儿女喃喃于自由幸福冀脱压制之情，即华盛顿维廉额们之情也；小儿女茹苦吞酸竭力联络之情，即大彼得拿破仑之情也；小儿女赠诗遗帕互相勉励之情，即但丁、福禄特尔、托尔斯泰之情也。其情虽

有大小之悬殊，公私之各判，而所用实归一辙。我安得不崇拜小儿女之情，我安得不崇拜小儿女之情痴！

是故我之所患者，特患人之不知情，特患知情而不能至于痴！苟能钟其情于私情，笃其痴于愚痴，则他日定能移私为公，化愚为智，以造大益于世界。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鲜矣。”法谚曰：“由果以知树，由工作以知匠。”西儒哈尼有言曰：“英国人之爱自由，如爱其发妻；法国人之爱自由，如爱其情妇；德国人之爱自由，如爱其老祖母。”噫，情之关系亦伟矣！人而无情，顽石耳，土块耳！人有情而不能至于痴，草木耳！禽兽耳！

虽然，我正有所惧，惧情之流于歧途。夫情者，心志之外容也，理想之代表也，实迹之萌芽也，事业之目的也。使情而入于邪，则心昏思乱而实业堕。周幽王知有褒姒而不知有诸侯，陈后主知有丽华而不知有国家，吴三桂知有圆圆而不知有君父，此误用其情之害也。

故我之所痛恶而深嫉者，为长卿，为韩寿，为韦皋，为王珣，为元稹，为姝览。而独顶礼而膜拜者，为《碧梦痕》中之文梦书。文梦书之用情，乐而不淫，实得乎情之正。其疾也，正其善用其情而不流于歧途也。我特叙其情，并叙其情痴，以为地球上之自命为情人者鉴。

凡 例

程 梅

是书中之占主动之位者，为文梦书、蓝贞碧两人而已。然主宰此两人者，实为梅沁素。故沁素之主动，在梦书、贞碧之上。当为沁素、梦书、贞碧三人之历史。

是书乃一大梦之部，其间写梦书之梦凡六，写贞碧者二，写沁素者一。作者实游心于灵魂世界，以求其法相者。

是书所叙之事甚单简，不过为一二家之琐务，一二人之私史。然单简之中，实具种种嬉笑骂怒之情，闲邪防奸之意。凡为家长者，为媳妇者，为闺女者，为少年者，皆当据为法鉴，用作当头之棒喝。

是书所叙之主人翁，为一情字；所发达之变相，为一痴字。故所载之人物，无一不在情痴之中。如文严者，痴于狷介者也；虞夫人者，痴于偏黯者也；沁素者，痴于温柔者也；采芟者，痴于豪爽者也；梦书与贞碧，痴于热诚者也；玩芹与玩

香，痴于幽怨者也。李夫人痴于闲雅，蓝夫人痴于浮躁，陈羊痴于妄，瑞福痴于狠，银香儿痴于狂，徐仙儿痴于妒，宗室儿痴于狡婉，金柔儿痴于嬉戏，祇李之痴于友谊，余明德之痴于师职。无一人不是痴，即无一人不是情痴。

是书只二十五回，此二十五回中，皆为正面文字，无一回涉于闲文。然闲文亦甚伙，皆在于夹叙夹议之间。其闲文，实为正文之衬托，即画家烘染法也。故闲文即是正文，更无所为闲文。

释 疑

程 梅

旧时写情小说，其事迹皆在于男女未婚配之时，几于千手雷同。此则于首回虚题贞碧，而次回即直接以梦书成亲，以后再酣写贞碧、梦书之情痴。诚为写情中之大特色。或曰：作者将以沁素为全书之领袖而然。或曰：碧梦痕之真迹如此，作者实留其庐山真面目。二说未知孰是，特两存之。

全书之中，不叙时代，不志乡里，故无从查考其真迹。所见者，一为贝经园，一为尘暗桥而已。然细察其居处之形式，衣服之装束，当为最近之时代，当为最繁华之大埠。

梦书、贞碧及玩香，皆叙有年岁，而沁素、采菱则付阙如。且沁素为书中之主人翁，尤不当忽略至此。然观梦书之称沁素，可知其年岁实长于梦书，特作者不欲叙明耳。

梦书只有一妹，并无昆弟，不知实有昆弟者也。观《后碧梦痕》当自知。只因此篇中无昆弟之事可叙耳。然作者早露一萌芽于此，即侄儿文佩是。

贞碧夺汉玉扇坠后，该物未有着落，似为作者之疏漏。不知该物留于贞碧处，将来当从此生出无限风波。观于《后碧梦痕》，当知作者故存此缺憾之意也。

或云此篇诸人，均无结果，亦一缺憾。然实不为作者病也。贞碧之对亲谈氏，玩香之对亲洪氏，虽皆未曾着实，而已隐为收束。且《后碧梦痕》中将有一番大举动，安可即行定论？此正作者惨淡经营之处。

第二十三回中文佩所言大姑母，实为《后碧梦痕》中之主动人物。读者不可略过。

此篇中所叙府试与院试，相距有一年之久。或言当时之真迹实然。姑阙疑于此，当还质诸作者。

读 法

程 梅

《碧梦痕》为写情之历史，读者须先阐求其宗旨。

其宗旨为何？为情耳，为情痴耳！然欲明其情，欲明其情痴，当亟去种种外感之思想。

一当亟去者，为邪荡之思想。夫玉体横陈，柳腰轻摆，此之为邪情，不可以拟《碧梦痕》之情痴。

一当亟去者，为浮躁之思想。夫指绿水以为誓，出白璧以相要，此之为浮情，不可以拟《碧梦痕》之情痴。

一当亟去者，为矫揉之思想。夫眼角回波，有心买俏，鞋尖却步，故意留情，此之为矫情，不可以拟《碧梦痕》之情痴。

一当亟去者，为虚诞之思想。夫甘言以诳爱，假西以争妍，此之为虚情，不可以拟《碧梦痕》之情痴。

读《碧梦痕》者，必有真情之性格，方可读此《碧梦痕》之情痴；必有真情之理想，方可读此《碧梦痕》之情痴；必有真情之嗜好，方可读此《碧梦痕》之情痴；必有真情之魄力，方可读此《碧梦痕》之情痴。读

《碧梦痕》之情痴者，必先阅历于各种写情之史，方可读《碧梦痕》之情痴。首当阅历者为《石头记》，盖《碧梦痕》实深得其憨情；次当阅历者为《西厢记》，盖《碧梦痕》实深得其腻情；三当阅历者为《牡丹亭》，盖《碧梦痕》实深得其艳情；四当阅历者为《茶花女》，盖《碧梦痕》实深得其缜情；五当阅历者为《桃花扇》，盖《碧梦痕》实深得其哀情。既深悉以上之各情，而后《碧梦痕》之真相现，而后《碧梦痕》之微点显，而后《碧梦痕》之情痴乃大光明。